

——
劉偉成

格物·點飛

—— 編者序

如果編者序是要交代「出版價值」，那麼只需亮出「西西追思文集」，便不明而喻，無須多作解釋。將西西的悼文合為一帙，如說純為了方便西西研究者，那大概不足以起動並促成這個編纂計劃；更重要的是想藉此立體呈現西西生平所輻射出來的生命能量和人格魅力。這在紛亂的現世就像明礬一片，讓人對澄明清通的精神境界猶有冀盼，從而頤養出克服困蹇的勇氣。無怪西西的知己何福仁在追思會上說：跟西西五十年的交情，即使以讓他成為香港首富來交換，他也不換！

面對為數不少的悼文，編委會是以什麼準則取捨和編排呢？起初想過只要定個期限，就是西西2022年12月18日身後半

劉偉成，香港作家、詩人、資深編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近作有散文集《影之忘返》、詩集《果實微溫》。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家年獎（文學藝術）。

年內公開發表的悼文，都盡數收入，如此便發現文集內出現許多相近內容，變得「累贅浮腫」，而且篇幅也不可能沒有限制。於是只好選一些有親身經驗，能展示西西未為人識的一面，有助透現她人格魅力的；至於那些談西西作品的，則選有獨特見解、資料詳實且論述充分的。文集附錄全部悼文的篇目，方便研究者檢索。

至於編排方式，集內按內容性質分為六輯：第一輯為「西西追思會」，收錄了幾個重要的追思活動的資訊，這可說是此文集的緣起，故置於首輯，其中主要是2023年1月8日於西西母校協恩中學禮堂舉行追思會的講辭和相關報道。參加者都是西西生前的親朋好友，對她溘然長逝均表惋惜哀傷，大家都想記住西西在自己生命中的留痕。追思會最後一幕是播放拍攝西西紀錄片《候鳥——我城的一位作家》時的花絮片段，那是測試無人機操作的片段：西西站在天台上，對著逐漸遠去的無人機鏡頭不斷揮手，她的身影漸漸縮小直至消失，令人不無觸動。如果時間載著我們記憶的鏡頭，不要誤會，這本文集無法阻止時間遠去，只想那些給西西故事觸動過的心靈，知道她一直都在那高處跟我們親切揮手，沒有離開過。有感於此，此輯最後附上了追思會的分段錄影，讓讀者如果想從西西的揮手中得著鼓勵，只要掃描二維碼，便可以重新將記憶的鏡頭拉近。除了追思會，此輯最後也附上由「香港詩歌節基金會」主辦的「西西·春望」的三場講座和一次詩歌朗誦會的錄像二維碼，讓讀者可從不同維度認識西西精彩的一生。

文集第二輯「西西與我」和第三輯「詩悼西西」所記的顯然是以近鏡拍得的記憶片段，從詩文中我們可清楚見到西西親切的揮手——所記的都是西西對個人的影響，當中不無感傷，但正如西西在《哀悼乳房》自序中所言：「所謂『哀悼』，其實含有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而期望重生的意思。」西西應該想我們記住她的微笑多於病痛。第二輯以何福仁的〈人世匆匆，有什麼可怕的〉和〈西西，精彩的一生〉前後包抄，就是想表現西西克服困蹇、活得更精彩的重生歷程。跟著記憶的鏡頭拉遠了一點，在第四輯「西西與我城」中，我們可看見西西的影響如何在「我城」的歸屬感中盪漾著——西西筆下的香港幻化成「浮城」、「肥土鎮」、「候鳥織巢之城」……與其說這只是喊法不同，我更想點出那其實是香港不同時代的寫照，突顯了城中人不同的思想特質和共有關懷，這些都是珍貴的「文學礦脈」，每一道均可導引新一代作者闢出新的思想進路，正如陳智德在〈與西西從容出入於浮城〉所言：「我還是最嚮往《我城》裡的麥快樂、悠悠、阿果、阿髮、阿游、阿北、阿探和阿傻，一個一個直面無根、特立獨行的青年，彷彿也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啟發過我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忘不了那飛揚的生命情調，他們一定活在那自由鮮活的、以文藝或信仰或一切的理想作護照、從容出入於無邊境、無國籍的浮城。」

文集最後一輯「我城以外」，顧名思義，是收海外的報道，除了華文地區，遠至歐美的報章也有刊載相關消息，不少還是大篇

幅的專題文章，西西的影響力真的算得上是流傳遐邇。反觀，我城主理文化事務的局長的悼詞中，連「西西」這個筆名也沒有提及。「我城以外」本該置於「西西與我城」之後，但有感於可能需要刊載外文，如果放在中間位置，外文以後又轉回中文，轉折上可能有點突兀，故此輯改為置於最後。

第五輯「西西的多元宇宙」，這其實是2022年於香港書展中，何福仁、潘國靈、黃怡和我一起主講西西三本新書的發佈會主題，三部新作分別是詩集《動物嘉年華》、短篇小說集《石頭與桃花》和長篇歷史小說《欽天監》，作品橫跨不同文類和知識領域，可說是小宇宙的多元爆發，很難想像如此澎湃的生命力，是發自孱弱的病軀。如此小宇宙的爆發，西西在1982年時也表現過一次，那年她出版了首部詩集《石磬》、短篇小說集《春望》和長篇歷史小說《哨鹿》。由此觀之，西西的創作生命一直蓬勃，沒有衰頹過。所以2022年底傳來西西逝世的消息時，我是完全不敢相信的。2023年7月的香港書展，何福仁、郭詩詠和我為西西三本遺作辦了發佈會，分別是詩集《左手之思》、散文集《港島吾愛》和電影評論集《西西看電影(中)》，她的小宇宙又有了新的爆發，兼及電影評論範疇。近期一套以「多元宇宙」的電影戲劇性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電影女主角須借助不同宇宙的自己來打敗強敵，但西西則是一個人分身爆發炸開了不同的宇宙，大大拓闊了香港文學的發展向度。記得在準備發佈會時捧讀三本剛印起的遺作，竟不自覺泛出淚來，除了惋惜西西原來一直忍受著如此大的病痛折

磨，更大程度是慚愧自己常埋怨生活的重壓粉碎了自己的創作夢。讀西西的遺作，我深切領悟到那是因我「愛得不夠」。

讀西西的作品，總會訝異於她「格物窮理」的能耐，她相當擅長耙梳資料，將冗長的資料轉化成有趣的故事。「格物」兩字又讓我聯想到「西西」二字所指涉的「穿裙的小女孩跳格子」的畫面，這個筆名已是一個頂級創意的演示——不單將「爬格子」的酸味變成「跳飛機」的愉悅，更提醒人中文字乃以「象形」為創作基礎，每個字本身就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彷彿是在提示華文作家不要妄自菲薄，該多欣賞探究自己文化的特點和精粹。另外將「西」字重複一次，除了演示了跳飛機的連續動作，更點化我該以玩樂的心情「持之以恆」無間斷地寫下去。西西就是憑著「愉悅、自重和恆心」，把那穿裙子的趾尖弄得像神仙棒一樣，只要點一下，文字便會飛起來，甚至將本來在「巨龍國」門外給訪客踩著擦鞋底的地氈都變成了魔幻的飛氈，這就是書名《從跳格子到坐飛氈》的含蘊。

可不可以說，一地飛機，一本飛氈，甚至一套飛氈博物館？如你覺得無不可，那麼請你繼續閱讀這本文集，它至少會帶你去逛一趟夢幻的飛氈博物館，不，西西應該較喜歡飛氈跳蚤市場，說不定她現在正跟班雅明談論著……